

医生？杀手？

杀人或被杀，游戏已经开始……



玩命死神

beat the Reaper

[美] 乔许·贝佐 (Josh Bazell) 著 孟辉 译

湖南文艺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玩命死神 / (美) 贝佐 (Bazell, J.) 著; 孟辉译. —长沙: 湖南文艺出版社, 2011.2

书名原文: Beat The Reaper

ISBN 978-7-5404-4783-0

I . ①玩… II . ①贝… ②孟… III . ①长篇小说—美国—现代
IV . ① I712.4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0) 第 262559 号

著作合同登记号: 图字 18-2010-241

BEAT THE REAPER©2009 by Josh Bazell

Simplified Chinese language edition published by arrangement with Josh Bazell c/o Regal Literary Inc., through The Grayhawk Agency.

玩命死神

作 者: (美) 乔许·贝佐

译 者: 孟 辉

出 版 人: 刘清华

责任编辑: 易 见

特约编辑: 困于 1984

文案编辑: 杨丽娜

版权支持: 李彩萍

装帧设计: 张丽娜

出版发行: 湖南文艺出版社

(长沙市雨花区东二环一段 508 号 邮编: 410014)

网 址: www.hnwy.net

印 刷: 北京京都六环印刷厂

经 销: 新华书店

开 本: 787 × 1092 1/32

字 数: 220 千字

印 张: 9

版 次: 2011 年 2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1 年 2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404-4783-0

定 价: 26.00 元

(若有质量问题, 请直接与本社出版科联系调换)



玩命死神

Beat the Reaper

[美] 乔许·贝佐 (Josh Bazell) 著 孟辉 译

尼采说：对于男人，羞辱他就是杀了他。如果尼采说的没错，那么任何为自己立传的行为，不管目的多么单纯，都无异于自我毁灭。

——加缪

I

我走在上班路上，中途看到一只鸽子和一只老鼠在雪地里酣斗，便停下来饶有兴致地观战，这时一个家伙从我背后冒出来，企图抢劫。当然啦，这该死的家伙有枪，还用它使劲儿顶着我的头。我觉得脑袋凉飕飕的，好像接受按摩治疗一样。“别害怕，医生。”这浑蛋说道。

这话最起码道出了他抢劫我的原因。我长得又高又壮，活像一尊复活节岛上的码头工人雕像，所以选择我下手实在不够明智，哪怕是在凌晨五点。这浑蛋正是看到了我大衣下露出来的蓝色手术裤，以及脚上的绿色塑料带孔鞋，才想着我身上肯定有钱有“药”，没准儿他还幻想着我宣过某种誓，不会因为无礼冒犯而对他大打出手。

说实话，我身上的“药”和钱都不够自己过一天的。我也的确宣过誓，不过只有一句，我记得是“不应先发制人”。但这会儿我和这个浑蛋情况

显然已经超过了这一步。

“好吧。”我边说边举起了手。

斗架的鸽子和老鼠都跑走了。真是胆小鬼！

我转过身，歪头一闪，躲开了那把枪。这时我举起的右手正在那浑蛋的手臂上方，便顺势握住了他的肘部，猛地向上一拽，只听到“噗啪”一声，韧带应声而断，那声音就像拔出香槟瓶塞般清脆。

在此，顺便花点儿时间，欣赏一下我们的完美的肘部吧。

人的前臂由两根骨头构成，分别是尺骨和桡骨。它们能够独立活动和转动。手掌向上时，尺骨和桡骨呈平行位置，手掌向下时，它们则交叉成“X”形，因此在肘部需要有一个系统固定它们。这一固定系统相当复杂，韧带以螺旋状和非螺旋状两种形式将各根骨头的末端包裹住，形象一点儿说，就像缠在网球拍柄上的带子。如果这些韧带被撕裂了，那可真是够糟糕的。



可是这个浑蛋现在的状况更糟糕。我已经用右手废掉了他的胳膊肘，现在又把左手朝自己的右耳方向伸过来，像刀口一样逼近他的咽喉。

我只需用力一扼，就能挤碎他咽喉部的环状软骨。这软骨的作用是使气管在吸气时保持敞开。如果软骨碎了，他再吸气时，气管只会像肛门一样呈紧闭状态，估计到不了六分钟他就得翘辫子上西天。那时就算我牺牲掉自己的钢笔为他捅开气管也无济于事。

于是我在心里恳求自己饶他一命，指挥着左手向上抬高。我的手越

* 这儿我们可以比较一下前臂和小腿。小腿的结构与前臂相同，但不够完善。小腿内的两根骨头——胫骨和腓骨——的相互位置不会随活动而发生变化。位于外侧的腓骨甚至对人体没有支撑作用。事实上，大部分腓骨完全可以取出供移植或用。取骨时只要不伤及脚踝和膝盖，病人的行走能力就完全不会受到影响。

过那浑蛋的下巴，又越过令人恶心的嘴，朝着鼻子直冲而去。鼻子就像一摊湿泥塌了下去。那浑蛋也“扑通”一声倒在地上，昏死了过去。

我冷静了一下，确认自己并没有失去理智——我只是有些恼火而已。随后我重重地跪倒在那浑蛋旁边。这种活儿，就跟其他任何活儿一样，计划和镇静可比速度重要多了。

我给这浑蛋翻了个身，让他侧躺着，防止他窒息而死，又把他那只没断的胳膊弯上来垫在头下，不让他的脸贴着冰凉的路面。接着我检查了一下，看他还有没有呼吸。他活着，事实上可以说是生机勃勃，他的脉搏跳得相当有力。

然后，我想象着自己是在诊室里，询问最牛逼的权威人物——玛莫塞特教授——“现在我可以走了吗？”以前处理完类似情形我总是这样做。

再然后，我料想到这老家伙还会像往常一样叨咕：“不行。假如他是你兄弟，你会怎么做呢？”

我叹了口气。可惜我没有兄弟，不过我明白他的弦外之音。

我把那浑蛋受伤的肘部搭在自己膝盖上，在肌腱能承受的范围内，把各根骨头尽量拉开，然后再慢慢将它们归位。他在昏迷中疼得呻吟起来，但不管怎样，即便是到了急诊室，医生们也得采取相同的处理方式，只不过那时他就该醒过来了。

我在他身上搜了搜，想看他有没有手机。当然，没这么好运气。我可不想用我自己的，要是我真有兄弟，难道他会愿意我惹上警察吗？

没办法，我只好把这浑蛋抱起来，扛到肩上。他倒不沉，身上臭烘烘，像一块浸透了尿液的毛巾。

还有，我直起身之前，没忘了捡他的枪。

这把枪是十足的蹩脚货，简陋到连枪柄都没有，仅仅是两块金属片

一压，再加一个歪歪扭扭的弹膛，怎么看都像是田径场上用的发令枪。据说美国有 350 万支私货，但这枪的样子，让我一时觉得“350 万支”吓唬得了谁呢？不过紧接着我又看到了明晃晃的黄铜弹头，不禁心里一惊，用这破玩意，干掉几个兔崽子还是绰绰有余的。

看来，我应该把枪管折弯，然后扔到阴沟里。

但我没那么做，反而顺手把枪塞进了裤兜里。

积习难改啊！



在去往内科病房的电梯里我碰到了—一个药品销售代表。她是位身材娇小的金发美人，穿着黑色的礼服裙，拖着个滚轮箱。她胸部平平，臀部却得益于背部的曲线而高高翘起，因此整个人显得非常 SEXY，像根修长的四季豆。她的鼻子完美得像做过整形手术，但我敢肯定没有，因为上面布满了雀斑。她齿如编贝，看上去比医院里的任何东西都要干净。她的皮肤显然经受了—不少的风吹日晒，不过我断定她只有 26 岁*。

“嗨，你好！”听口音她像是俄克拉荷马州人，“我们见过吗？”

“不，没有吧。”我一边回答，一边想着：她准是刚干上这工作，要不也不会轮到大清早的班，这时间搞推销可是够糟的。

“你是护理员？”她问。

“哦，不。我是内科的实习医生。”

实习医生是指在医院做第一年住院医生的人，一般都是刚从医学院毕业，所以按常规应该很年轻，面对我这样优质的“大叔”，她当然无从

* 医生总是能判断出人的年龄，也知道人们是否为此说谎。判断的依据很多，比如脖子上的皱纹或者手背上的纹理等等，但多数时候并不需要观察这些。要是你每天见上 30 个人，并且逐个询问他们的年龄，你也能很快精通此道。

判断。我不太清楚她所说的护理员是什么,听起来像是在疯人院打杂的人。

“哇,”这位销售代表赞叹道,“你真是位迷人的医生。”

照我的经验,大多数女人所说的“迷人”就是样子又凶又傻。照此标准,那我的确算得上“迷人”。我的手术服紧贴在身上,双臂上的文身清晰可见。左臂上刺的是蛇和神杖,右臂上刺的是六角芒星*。

“你是俄克拉荷马州人?”我问道。

“是啊。”

“你20岁?”

“拜托!我已经24岁了。”

“可是你长了张20岁的脸。”

“啊,是吗?你可真会说话!”

“美人,能告诉我名字吗?”

“史黛——茜。”她拉长了声音说着,朝我靠近了一些,双臂放在背后。

在此我很想说,长期缺乏睡眠的人和醉鬼的表现其实大致相同,因此医院给人的感觉总像是在无休止地开着一场又一场盛大的圣诞晚会。唯一不同的是,真正的圣诞晚会上,站在你旁边的家伙不会算计着要用所谓的“热切刀”切割你的胰腺。

我还想说,这些药品销售代表们——在美国她们和内科医生的人数比例为1:7——经常靠调情卖俏赚钱,更有甚者居然想把自己打包送上床。真是疯狂至极!

“你为哪家公司工作?”我问她。

“马丁—怀廷·奥尔多姆。”她说。

* 我左臂上有两个文身图案。一个是双蛇缠绕的带翼神杖,象征着希腊神话中的商业之神赫耳墨斯。另一个是单蛇缠绕的无翼神杖,象征着希腊神话中的医药之神阿斯克勒庇俄斯。以前谁认识这些标志呢?

“有茂克芬这种药吗？”

茂克芬是一种兴奋剂，经常给那些执行飞离密歇根——轰炸伊拉克——再马不停蹄返回任务的驾驶员服用。当然啦，普通人也可以吃，而且用它驱动发动机也未尝不可。

“当然。不过你打算怎么回报我？”

“你想要什么？”我直截了当地问。

她仰头看着我说：“聊点别的，提起这个我就想哭，你看我真的快哭了。你可别说你很想欣赏一下。”

“看美女哭鼻子，可比上班有趣多了。”

她假装要扇我一耳光，随后弯下腰去打开箱子。她肯定没穿内裤，或者是我对这款新型内衣不太了解。10秒钟后，她直起腰来，手里拿着一盒茂克芬样品和一双马丁牌售价18美元的橡胶手套。她说：“除了茂克芬外，我也很想让你看看我们的手套新品。”

“我试过这种手套。”我说。

“那你试过隔着手套吻别人吗？”

“那倒没有。”

“我也没试过。想不想一起试试啊？”

她的屁股碰到了电梯的“停止”按钮。“哎呀，糟糕。”她嗔叫道。

随后，她用嘴咬住一只手套打算把它扯开，我忍不住笑了。这妞到底是想引诱我，还是自然为之？这种捉摸不透的感觉真是奇怪。不过，我喜欢。



“这病房真他妈的可怕，像做了场噩梦。”我走进病房时阿克法尔便向我抱怨道。他也是名实习医生，正等着我来接班。就像普通人互相说“你

好”一样，实习医生间的问候语是“这病房真他妈的可怕”。

阿克法尔来自埃及，是名“J卡（交换学生签证）”实习生——他们都是外国医学院的毕业生，如果不能哄得指导医生开心，签证就会被取消。所以他们还有个别称——“苦力”。阿克法尔递给我一份现有病人的资料——他自己当然也有一份，上面已经做了许多标记，而且揉得皱皱巴巴。随后就开始逐个介绍这些病人的情况，809房间的如何如何，做结肠造口术伤口感染的病人如何如何，那位按期来做化疗的37岁女人又如何如何。他滔滔不绝地说着，速度之快让人即使打飞机也跟不上。

更何况，我压根就不想听，索性斜靠在护士站的桌子上，这一靠让我想起了装在手术裤内兜^{*}里的那把抢。

我得赶快找个地方把这玩意藏起来，更衣室是个理想的地点，但离这儿太远，隔了足足四层楼呢。或者我可以把它塞在护士休息室的书架后面，或者藏在值班室的床底下。藏哪儿其实不重要，重要的是日后我能想起来。

阿克法尔终于说完了，他问我：“都清楚了吗？”

“当然。你赶紧回家洗洗睡吧。”我说。

阿克法尔说了声“拜拜”后闪人了。

但我知道他既不能回家也不能睡觉，他还得去帮我们的实习导师诺登斯科博士处理保险文件，这活儿估计他四个小时也干不完。



早上五点半巡视病房，总有一些病人会发牢骚说，医生们护士们每隔4个小时就来搅他们的好梦，着实让人讨厌。另外一些病人则抱怨某

* 手术服是两面穿的，里外都有兜，这样可以保证医生在碰到紧急麻醉或类似情况的时候不会穿错，累得头昏眼花的时候也随便一穿就行了。

某总偷他们的东西，比如 MP3 啊、药丸啊什么的。不管巡视到哪种病人，医生都只是草草检查一下，但特别警惕那些医原性的（由医生治疗导致的）和医院性的（在医院原发的）病变，因为在美国，这两者都是致死的几大元凶之一。简单查过之后，医生就真的可以洗洗睡了。

也有些时候，一个发牢骚的病人都没有。不过，这从来都不是什么好兆头。

我巡视的第五或第六间病房住着杜克·莫斯比，他是我目前最不反感的病人。这个 90 岁的老人由于糖尿病并发症入院，最近双脚又发生了坏疽。二战期间他曾服役于美军特种部队，当时这支部队中仅有十名黑人士兵，他便是其中之一。1944 年他从德国的科尔迪兹要塞战俘营成功逃出。有趣的是，两周前他又实施了一次逃亡，只不过逃离的地点变成了曼哈顿天主医院的这间病房。他逃走时只穿着内裤，又正是天寒地冻的一月，结果就引发了坏疽。其实，由于糖尿病破坏了人体的循环系统，所以即便是穿着鞋坏疽也可能发生。那天正好是阿卡法尔当班，我暗自庆幸。

“医生，有什么新鲜事吗？”莫斯比问我。

“很遗憾，没有，先生。”我说。

“别管我叫先生。我可是辛辛苦苦挣钱活命的人。”他说。他总把这句军队里的玩笑话挂在嘴边，意思是说他只是个小喽啰。“今天有什么新鲜事？医生。”

他并不是在问自己的病情，对此他几乎漠不关心。我随口瞎编了一些有关政府的烂消息，反正他也无从知道真假。

在给他已经发臭的双脚缠绷带的时候，我接着说：“还有，刚才在上班路上，我看见一只老鼠和一只鸽子斗架来着。”

“是吗？谁赢了？”

“老鼠，”我说，“而且明显占优势。”

“这家伙制服了鸽子，真不可思议！”

“但奇怪的是那只鸽子，它虽然处于下风，却一直不肯逃走。它斗得羽毛蓬乱，浑身是血。它每次发动攻击，老鼠都要狠狠咬它一口，然后将它两脚朝天摔在地上。看来，哺乳动物就是厉害，当时的场面看着真叫人心惊。”我边说边把听诊器放在莫斯比胸脯上。

莫斯比说：“那只老鼠肯定干过些什么，惹恼了鸽子，鸽子才不肯善罢甘休。”他的声音通过听诊器传到我耳朵里，隆隆作响。

“嗯，肯定是。”我在他腹部按来按去，想看看痛点在哪儿，他却完全心不在焉。我问他：“早上有护士来过吗？”

“当然，她们一直不断地进进出出。”

“有没有看到穿着白色短裙，带帽子的？”

“有啊，看见好几次。”

啊哈！要是你看见一个女人穿成那样，她肯定不是护士，而是脱衣舞女郎。我摸到了莫斯比脖子上的颈腺。

“嘿，我给你讲个笑话吧。”莫斯比说。

“好啊。”

“医生对一个家伙说：‘我得告诉你两条坏消息。第一条是，你不幸得了癌症。’那家伙失声喊道：‘天哪！那另一条是什么？’医生说：‘你还得了老年痴呆症。’那家伙松了口气说：‘还好还好，最起码我得的不是癌症！’”

我听了哈哈大笑。

每次他讲这个笑话我都报以大笑。



莫斯比房间里靠近门的病床上，躺着一个我没见过的病人。那张床本来是莫斯比住的，但自从他出逃过后，病房管理员觉得让他离门再远五英尺才更安全。新入院的是个白人，45岁，身材肥胖，留着亚麻色的短胡子，梳着前短后长的“胭脂鱼”发型。他没有睡，只侧身躺在床上，一旁的灯也开着。我来病房前从计算机上看了记录，他抱怨的病情是“屁股疼”。原话如此，不禁让人觉得这家伙是个十足的蠢货。

“你屁股疼是吗？”我问他。

“是。”他紧咬着牙关，“现在我肩膀也疼得想死。”

“先检查屁股吧。什么时候开始疼的？”

“拜托！刚才已经问过这些了。老子填了表。”

好的！不过由于这张表是病人有权查看、法官也有权传审的东西，所以医生一般不会写得特别清楚。“屁股疼”写的字看上去就像小孩画的波浪。

而计算机里的那份记录并非正式记录，因此不具法律效力，其他医生可以在上面记下他们觉得必要的信息。“屁股疼”的记录上只在“症状：屁股疼”旁边注了这样的字眼“疯子（睾丸）？坐骨神经痛？”我甚至不知道留记录的医生到底想说明什么，是“疯子”还是“睾丸”？

“我知道那张表，”我对他说，“不过你再说一遍，能帮助我判断病情。”

这死胖子显然不想照办，到底想怎样？

他还是嚷开了，声音里一股子火药味。“我的屁股两周前就开始抽筋，之后越来越疼，最后我就到了急诊室。”

* 译者注：原作中用了 nut 一词，有“疯子”和“睾丸”两种解释。

“你来看急诊就因为屁股疼？”

“都他妈的快疼死我了！”

“现在还那么疼吗？”我看了一下正在滴注的止疼药，是双氢吗啡酮（一种麻醉镇痛药），而且用了很大的剂量，他现在就算是拿削皮刀削自己的手玩，应该也不会有任何感觉。

“还是疼。别想歪了，我可没有药瘾。现在我这该死的肩膀也疼得要命。”

“到底是哪个位置？”

他指了指大概处于右锁骨中间的部位，那儿实际上不是肩膀，但没必要和他计较。

表面上看不出什么异样。我用手轻轻戳了一下，问他：“这样疼吗？”他扯着嗓子叫起来。

“是谁在那儿？”另一张床上的莫斯比问。

我把隔帘拉到一边，让莫斯比能看见我，说道：“还是我，先生。”

“别叫我先生……”他说。我把隔帘又拉了回去。

我看了一下“屁股疼”的体征记录表。体温 37℃，血压 120/80，呼吸频率 18，脉搏 60，没有任何异常。我狐疑地摸了下他的额头，简直烫得吓人。

真他妈的胡闹！

“我会安排你做一个 CT 造影，”我问他，“刚才有护士来过吗？”

“没有，从昨晚开始就没见着。”

“他妈的。”我忍不住大声骂了出来。

果不其然，与这儿隔了五间病房的一位女病人已经翘辫子了，脸上是魂飞魄散的表情，而她的体征表上同样写着“体温 37℃，血压 120 / 80，

呼吸频率 18，脉搏 60。”由于停止流动的血液在身体里积沉下来，她整个人看上去就像是躺在一个两英寸深的蓝色墨水池里。

我稍微平静了一下，决定先去找两个护士长问个清楚。其中一个是个肥妞，她正忙着写检查记录。另一个是丑老太婆，长得又干又瘪，正在上网消磨时间。她们俩我都认识，也都喜欢。肥妞经常带好吃的来。老太婆胡须较重，下巴上的黑毛被她剃成了山羊胡的形状，她这样无异于在向世界咒骂“去他妈的”，实在是找不到比这更彪悍的方式了。

我把整件事情说完后，肥妞辩解道：“不是我们的问题。”她接着又抱怨：“我们也没办法。一晚上都是那群拉脱维亚贱人当班。说不定，这会儿她们正在外面兜售那女士的手机呢。”

“那就请她们走人算了。”我说。

她俩都忍不住笑出声来。肥妞说：“现在正缺人手呢！你难道没发现？”

我早就注意到了。我们似乎用光了加勒比的、菲律宾的以及南亚的所有护士，现在又快把东欧大部分地区掏光了。要是尼采的妹妹曾经在巴拉圭建立的“白人至上”组织重出江湖的话，他们的成员最起码不用发愁工作了。

“那好，不过我可拒绝在死亡证明上签字。”

“好极了。去他妈的巴基斯坦人，是吧？”老太婆说。她的脸几乎贴到了电脑屏上。

“阿卡法尔是埃及人，”我说，“不，我可不想让他顶罪。我得找那群拉脱维亚的坏蛋算账。立即就去。”

肥妞遗憾地摇了摇头。她说：“有什么用呢？反正那个女人也不可能

活过来了。你让她们弄死亡证明，她们肯定只会发紧急呼救警报*。”

“我可不理她们那一套。”

“你呢？”我转头问老太婆。

“我也不，”她答，接着她又压低了声音补充道，“蠢货。”

肥妞不置可否。我看得出来，她知道老太婆是在骂我，而不是她。

“只管告诉她们不做就滚蛋。”我边说边走开。

发泄一通，我总算感觉好些了。



不过我还是得休息一下。半小时前我吃了一片茂克芬，当时因为担心它起效太慢，还把在工作服口袋的信封里找到的右旋苯异丙胺（一种中枢神经刺激剂）也吃了。这会儿两种药共同作用，让我难以集中精力。我 HIGH 起来的速度有点太快了。

我爱右旋苯异丙胺。这种药片呈盾牌形状，中间恰有一道垂直线，使它看上去更像女性的私处[†]。单是右旋苯异丙胺有时就能叫人精神恍惚甚至看不清东西，更不用说是和茂克芬一起服用了。现在我眼前简直就是模糊一片。



我走向医生值班室，打算放松放松，心里还想着也许该吃一片我以前藏在床架里的苯二氮类镇静药。

* 如果想假装不知道病人已经死了，可以发出紧急呼救警报。

† 英语中用来指代阴毛的医学术语“escutcheon”一词就意为“盾牌”，不过实际上只有女性的阴毛呈盾式分布。男性的阴毛是呈钻石形分布，两个较尖的头分别指向肚脐和腹股沟。如果一个女人把阴毛剃成钻石样的菱形，她一定是下意识地想要耍弄男人。